

生活感悟

人間有味是清歡

□ 陈白云

秋天悠远,有层次,似五味分明的食物,咬一口才知道它的辛、甘、酸、苦、咸。秋天的味道,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好的。可是,这荆州的秋味,总让人忍不住想写一写。

石榴挂果,青中带一点胭脂红,有的紧紧抱成一团,晶晶似玛瑙之圆润;有的裂开嘴儿笑,莹莹如珊瑚之玲珑。以十字刀剖开,放嘴里一咬,汁水四溢,甘甜可口。

石榴树下的田垄里,薯藤爬满一地。刨开松软的泥土,挖出一只拳头大小的红薯,在草地上蹭几下生吃,一点也不逊于市场上售卖的苹果。

此时,池塘里的鸡头米也陆续上市了。数里长的黄金街,到处都是剥鸡头米的大叔大妈。很早就知道,鸡头米药、食两用,可健脾养胃、益肾固精、祛湿养颜,素有“水中人参”“水中桂圆”之美誉。鸡头米与莲藕、菱角、荸荠、茭白、茨菇、水芹、莼菜一起被称为“水八仙”。

祖辈坐在屋檐下,在清爽的穿堂风里剥鸡头米,在阳光缓缓西移的轨迹里,我看雪白的它们“破茧”而出,落在青花瓷碗里……这是我小时候经常遇见的场景。傍晚时分,一碗清甜软糯的冰糖鸡头米直达味蕾,漾起回甘,整个人立马通透舒畅起来。这流淌进血脉里的温婉,这念念不忘的味道,难怪让苏东坡发出“粥既快养,粥后一觉,妙不可言也”的感慨。

比鸡头米稍晚一点上市的是大闸蟹。无论是淤泥湖大闸蟹,还是洪湖清水大闸蟹,其个头、外观、味道都差不多,也许两个湖是水心相印的,均有澄澈的水质和丰富的矿物元素。水煮、清蒸或辣炒,脂白如玉,膏红似橘,即使吃蟹壳蟹钳蟹脚,味道也分外醇厚,一咬便有了满足。

在大美之秋徜徉,看秋风吹疏茂密的树叶,听黄叶逐渐离开枝干,飘舞着来到荷塘。我不由想起沈天鸿的“蝴蝶是这个下午的一半,另一半,我想起了落叶的叫声”。落叶一直释放着诗意,伴着踏月而归的渔船,与漂在水上的一盘秋月融合,变成无数银鱼朝岸边游去,“等船入定,渔民开始反身光阴”。

此时的乡村,好似用黄金铺就的。极目远望,绚烂似锦。成熟的稻穗低垂着头,像人一样谦虚,等待人们去收割,空气里弥漫着诱人的气息。

儿时,我最爱吃秋天的锅巴饭,烧的是土灶,焖的是新米,喝的是米汤。在豆瓣酱的伴佐下,留下一个个值得回味的咀嚼。炕锅巴是个技术活,倘若一路猛火,就会变焦糊;如果全程文火,如“轻风拂山岗,明月照大江”,又整不成型。读小学三年级就会做饭的我,自然有这方面的经验。先以武火攻之,待锅里的米饭刚刚干,再用文火煎之,只需再烧五个锅草把,锅巴就会炕得恰到好处,颜色酥黄,咬一口,嘎嘣脆。

碾屋,不得不提。小时候家里磨面、豆、米,大多由母亲一人完成。在一盏煤油灯旁,她常常右手推磨,左手放料,一干就是两个多小时,把身子弯成了一张弓。

有时候我去帮忙,母亲总说我力气小,最多让我帮着放料。磨量的时候,父亲会把一根绳索从屋梁上垂下来,套于石磨的推手上,这样就省力多了。石磨的周围,那圈清晰可见的印痕,就是母亲勤劳奔波的见证……

母亲说:“石磨跟人一样,历经千转万碾,没有一句怨言,做人也要这样实在呢。”现在看来,石磨其实是一个智者,懂得忍辱负重,为人们奉献各种美味的同时,

也在无声地向我们阐述着一种思想、精神和境界。

磨盘推日月,勤劳渡春秋。凌晨五六点,辛苦的挖藕人开始忙活了。他们通过辨别藕杆颜色寻找淤泥下的莲藕,黄色的有藕,发黑的无藕。他们整日“身陷泥潭”,或蹲、或站、或跪,又苦又累,却给人们的餐桌上增添了一道滋补美味的莲藕排骨汤,入口粉嫩,让人回味无穷。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这样赞道:“夫藕生于卑污,而洁白自若。质柔而穿坚,居下而有节。孔窍玲珑,丝纶内隐。生于嫩而发为茎、叶、花、实,又复生芽,以续生生之脉。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矣。”莲藕做菜花样繁多,凉拌有卤花生拌藕丁、糖醋藕片、凉拌香菜拌熟藕片,热菜有猪手焖莲藕、豉椒辣炒藕丝、莲藕酱爆牛肉,用作主食有藕面包、酥香藕夹、莲藕馅水饺,小食可做糯米藕、芝麻藕条、酥炸藕丸,汤饮则有枸杞蜜枣莲藕汤、棒骨藕汤、梨藕汁,不一而足。

如今,人们并不缺少食物,但懂得勤俭节约的家庭,哪怕是面对简简单单的大蒜红、红薯茎和萝卜叶,也能做出人间美味。记得我刚调进纪检监察机关的一个秋日,祖父提议开展了一次“清廉家风厨艺大赛”,我做的是一清二白——小葱拌豆腐,父亲做的高风亮节——黄瓜炒什锦蔬菜,母亲做的公而忘私——莴笋干张丝,祖父做的忆苦思甜——窝窝头配雪里蕻……当时,面对这些不起眼的小菜,我心头一震,立即跑到书房,在日记本里写下“一粥一饭一餐,当思来之不易;家风家教家训,不应是束之高阁的泛黄书卷,而应是舌尖上的清廉”句子。

深秋月正圆,有味是清欢。梧桐树叶一片片落下,许多美食也一起落进了我的心里。



浅滩苇草

□ 邹天

驱车2个小时,我来到松滋流水,登上了亚洲第一坝。眼前平湖连天,湖水浩淼,湖上小岛环布,岛上绿树成荫,湖光山色,尽在眼底。

突然,画风骤变,干涸的浅滩旁,一窝矮矮的芦苇,因没有雨露已枝叶略黄,恰似滴入风景画上的这一点墨,固执得显眼。这簇苇草,长得是那么跋扈,那么狂野,又是那么执拗,那么刚毅。它像是我的知音,一把拽我入怀,让我久久地凝视着它,思考着它。我满脑子里能想到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是什么?

人是什么?这是哲学史上一个永恒的话题,是所有思想者终其一生都在思索的人类终极命题,但没有标准答案,人们众说纷纭。而此刻,法国作家、思想家帕斯卡尔的答案最为贴切地奔涌过来,他说:“人是能思想的苇草”,真是天人合一!是啊,芦苇是大自然中很脆弱的东西,它远没有高山上那巍峨的巨石坚硬,也没有眼前湖光山色这般的秀美,但我以为,苇草远比这些都要高贵,是因为我们人类赋予了它想象,更多的人,也成就了行走中思索的芦苇。

人的肉体,常常犹如芦苇一样脆弱,即使人有着无穷的智慧。虽然人们可以建造出高耸入云的巴别塔,可以修筑出气势磅礴的阿房宫,这些曾经恢宏豪迈的建筑,只能给我们永生的幻想,最终都灰飞烟灭。只有思想的传承,才能给人永生的可能。作为个体,人的寿命固然有限,但作为人类,人却是在不断的传承中生生不息,就像帕斯卡尔的思想一样广泛流传。

人,从茹毛饮血中走来,却绝不会向茹毛饮血中回去,是什么样的力量,阻止我们重返愚昧重回无知?正是思想的传承,是思想不可逆转的强大力量啊!思想,它看不见摸不着,唯有通过作者的笔触,随着墨水才能流淌散发,演变为一篇又一篇的华丽乐章,《论语》《道德经》《堂吉珂德》……虽经千百年,依然在世界各地,在一代又一代人中永存传唱,这是思想的沉淀与互动,也是写作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

我仿佛看到,苇草连天、生生不息,灿若星河,后天可期!

让爱发光

□ 宋海红

国庆前夕,我和同学小聚,当有人聊起我们班的何同学时,这个名字一经提起,我平静的心里便会泛起层层涟漪,不由得回想起发生在20多年前的一件事……

那是一个国庆节的早晨,我正在站台上等公交车准备去上班,这时只听不远处有一个声音在喊我的名字。我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农村妇女骑着自行车,两旁挂着边筐,快速向我驶来。她是谁,这个看上去比我大好多岁的女人是谁?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冲到了我的面前。我仔细一瞧,才发现这个蓬头垢面,神情看上去很疲惫的女人竟然是我的同学何某某。或许是生活压力所致,她的双鬓不知何时已经爬满了银发。说实话,不是她那天开口叫我,就是走对面,我都不会想到眼前这个女人就是那个昔日在学校里总是瞧不起我的何同学。我激动地握住了她的双手和她寒暄起来,却怎么也没想到她原本柔软、细嫩、光滑的双手,如今结满了老茧;原本乌黑的秀发,如今两鬓斑白;原本娇嫩、白皙、清秀的面庞如今变得憔悴、黑黄。我难以想象和她20多年没见面了,她的模样竟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让我错愕不已,她在我惊讶的表情下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脸上带着卑微的笑容,时不时地捋一捋散乱的发髻。从她脸上爬满了岁月的痕迹,可以看出她在生活中承受了诸多的不顺……

上学时她的成绩较好,而我除了文科和英语还能说得过去以外,数理化我都垫底。为此,何同学从不正眼瞧我,在她鄙夷的眼神中,我很自卑。有时她还伙同其他同学用尖酸的话语挑衅我,面对她们的鄙



岁岁重阳今又是

□ 赖晓平

蝶迟舞,哀蝉号泣,仿如秋之将毕,寿限即至。凄凄尚此,何况人乎?故重阳寓意,而几度沉思。攀此荆湘骚人,每逢重九,云集赖桥,共度重阳。秋树暮云,诗酒遣兴。望黄菊而心慕,仰古木而神游;听雁声以明志,观鱼虫以忘忧。

荒堤古陌,老树重阳,依时令而远瞻,凭登高而重返。人缘集于世故,情谊源于重九。佳客远至,主宾联欢,借重阳之康衢,洗劳碌之尘累。笔邀秋风,毡铺玉案,共裁素笺。善书者墨蘸金砚,奋腕疾书,跳珠溅玉,笔走龙蛇。善画者粉清淡染,绘摩幽景,花溪停舟,断桥觅路,云鬟仕女,楼台妆梳,跃然纸上。

旧雨重逢,惠临荆南,频斟蚁酒,醉赏秋光。看斜阳古道,听林间鸟语,霭霭秋树,离离薄云,望长空以寄怀,瞩秋月而生怜;叹春光之有限,庆余年以无忧。似水流年,秋光何多,临别作诗,情牵岳鄂:“秋色弄清寒,择别梦不安。重阳渺消息,谁念客衣单”。



心情随笔

爱的体温计

□ 王国萍

每个母亲都有自带体温计,那是伸手一摸就知道宝贝的温度,是爱的体温紧密相连,稍有一点异常就会觉得寝食难安。因为孩子是母亲生命的全部,也是母亲爱和感情的一种升华。

睡到半夜的时候,看到孩子在被窝里翻来覆去,我没开灯手一摸,哎呀好烫呀!再打开心,给孩子喂水体温,一看孩子小脸红扑扑的,有八九是发烧了。过一会,一看真的是体温38度多,赶紧找来了退烧贴退烧药,哄着孩子喝药外用贴一气呵成,孩子哼哼唧唧有些难受,鼻子也有些不通气估计是感冒了,小手小脚也冰冰凉凉的,还有一些轻微的咳嗽。我的心也在瞬间揪了起来,退烧药喂完了再测一下体温,还好,孩子一会儿就出汗了,慢慢进入了甜蜜梦乡。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妈妈也是双手自带天然体温计,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每一次我们在外面玩耍,难受了就一口气跑到家里,往母亲怀里一靠就动弹了,这时母亲总会习惯摸摸额头,再用脸上的皮肤轻轻地在我们脸上蹭一下,就能立刻感觉到异

常。哎呀发烧了吧,马上就会抱着我们到村卫生室里,先测个体温,然后再开点药口服或者打点屁股针甚至打点滴。再背着我们回家去,做上一顿热乎乎的饭菜,马上我们就活蹦乱跳恢复常态了。

只是那时候家里的条件很差,很多时候我们在半夜里生病,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只有妈妈一个人在家里照顾我和弟弟。记得有一次半夜的时候,弟弟因为扁桃体发炎高烧,母亲先是拿手一摸,哎呀好烫呀,急急忙忙地找体温表,可是家里的体温表不见了,只能晚上抱着弟弟到了村卫生室,当时的农村没有路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比弟弟大两岁多的我给母亲打着手电筒,那天晚上还下着大雨,一路上只听见母亲急匆匆的喘气声,我在后面打着雨伞,一路小跑很快到了村卫生所。

好不容易到了村医那里,却怎么也叫不开门,母亲急切的声音一遍一遍地喊着,在那个夜晚真的格外焦灼,后来母亲只好带着弟弟回去了。叫开了邻居家的门,母亲全身都是湿漉漉的,来不及多说话就找人把弟弟送到了四五公里外的乡医院。到那个医

院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了,爸爸也从单位赶了过来,后来医生一看是孩子急性嗓子发炎,因为弟弟年幼体质比较差,如果送来晚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当时医生也是说幸亏母亲送来得及时啊!

后来,在医院上班才知道,原来每个母亲都有天然自带体温计,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只要孩子稍微一点不舒服,就会先用手一摸就知道,热了凉了病了困了都可以区分开来。一摸体温高了开始量体温,肚子痛了就会用手摸一下小肚子,再看看孩子的精神还有脸色,就知道孩子的大概情况,从来不会耽误一点,而且很多时候是发现及时,量好了体温开始喂药或者看医生治疗等,熟悉得就像对待自己的左右手,熟悉得就像自己的额头或者身体某个部位,我想这大概就是子女和父母中间的血脉相连吧!

转眼间我们长大了,我怀里的孩子也长大了,相信我们的童年都使用过这一支爱的体温计,这爱里有母亲的担心呵护,也有我们代代相传的守护和付出。

诗赋荆州

喜迎二十大

□ 唐传义

百年大党取长风,赓续征程盛世隆。若水仁怀情似柳,真金义律志如松。龙腾大海迎霞彩,剑劈昆仑共世融。华夏复兴前路近,国歌唱彻九州同。

秋韵荆州

□ 孙斌

每到清秋就思家,一腔惆怅唱天涯。秋风携着乡思雨,吹得黄花带泪花。

暖心厨房

□ 李惠

这天,我去儿童医院办事,出来时已是中午,饥肠辘辘。街对面正好有一家餐馆,玻璃上贴着一张醒目的早餐价格表,门口的门人进进出出。我不由心想,这家店里的菜炒得一定很好吃,于是推门走了进去。

店里只有一个大叔在擦桌子,厨房里有五六个厨师在忙着炒菜,看起来这家店生意确实很好。我刚想点菜,大叔却说这里不卖午饭。我看着厨房里忙碌的厨师,心下疑惑,难道这家店中午只做外卖?可又没见成堆的饭盒。

这时,一个中年男人焦急地走了进来,问能不能借个火,孩子在住院,吵着要吃爸爸做的菜。大叔呵呵一笑,指着厨房里的五六个“厨师”说:“没问题,他们也都是来借火的,你稍等一下,马上就有空炉子了。”说着,大叔领着男人走向厨房,我也好奇地跟了进去。大叔给一个刚空下的煤炉换上新的煤球,男人将装着蔬菜的手提袋,放到唯一的置物架上,架子上还有不同种类的新鲜食材。我百思不得其解地问大叔,中午不堂食,架子上这么多食材不就浪费了吗?大叔微笑着说,不浪费,一会儿就拿来炒菜了。男人熟练地炒起了菜,不时接过大叔递来的调味

料。炒好菜后,男人握住大叔的手连连道谢,从钱夹里拿出一张钞票递给大叔。大叔摆了摆手,笑笑说:“以后可以天天来这里借火,不收钱。”男人再三感谢,拎着炒好的菜走向对面的儿童医院。临走前,还特意把未用完的半包蔬菜放在了置物架上,留给了后来人。

我看着厨房里来来往往的人,他们无一不是来借火的,炒好的菜也都被送进了对面的儿童医院,只有置物架上的新鲜菜不停地被更换。那一刻,我的内心无比震撼。我问大叔,一分钱不收,只靠卖早点能维持店里一天的开销吗?大叔坦然地说:“勉强能维持住。虽然不挣钱,但是能帮到一些有需要的人。”

我感到一股暖流流过心田。想到刚刚那位男子的孩子,当他吃着爸爸亲手的饭菜时,尽管身体不适,嘴角也是含笑的吧。大叔的一点善意,温暖了多少身患疾病的孩子,又慰藉了多少身心焦虑的父母。巴掌大的暖心厨房,置物架上留下的新鲜食材,就像一条流淌的小溪,将善意和温暖带给了越来越多的人。